

## 论艾丽丝·门罗的记忆书写

任 冰

---

**内容提要:**门罗的故事不少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很多内容都是根据回忆复现的。本文拟用记忆理论对其小说进行解读,考察其如何在对个人记忆、日常记忆和家庭记忆的追溯中,唤起并激活社群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和民族记忆。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 记忆书写 集体记忆 文化记忆 民族记忆

**作者简介:**任冰,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

**Title:** Alice Munro's Memory Writing

**ABSTRACT:** Alice Munro's stories partially originate from her own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This paper draws on memory theories to analyze how Munro's short stories evoke and enliven a community's collective memory, cultural memory and national memory through the sharing of personal memories, everyday memories and family memories.

**Keywords:** Alice Munro, memory writing, collective memory, cultural memory, national memory

**Author:** Ren Bing <brengrace@163.com> is a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 150040 ). Her major research area covers American and British literature.

---

### 引言

人类的记忆行为至关重要,它建构文化、承载历史并塑造个人,记忆是潜伏在一切文字下

的暗流。当代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 (Alice Munro, 1931—) 的作品充满浓厚的地域色彩, 并以真实的情感和细腻的笔触绘制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文本世界。门罗的故事大都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很多内容都是根据她的回忆复现的。记忆对于门罗而言是最丰富的灵感之源。雄心勃勃的母亲、逃避现实的父亲、敏感爱幻想的女儿、孤独压抑的成长等等, 这些都在门罗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她用创作来传承记忆, 并用记忆来丰富和深化叙述, 利用时空转换将记忆、想像和现实生活打碎重新组合, 最终使读者进入到她所书写的记忆世界。近年来, 记忆研究早已成为学界热点, 相关研究成果涉及社会心理学、政治、文化、历史和文学等诸多领域。一般认为记忆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一种, 是过去经验在大脑中的记录并构成意识的关键部分, 记忆代表着一个人对过去活动、感受和经验的印象积累 (朴玉 88)。上世纪 20 年代,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在个人记忆的基础上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集体记忆是一种集体现象, 但它只能在个人的行为和叙述中证明自己。这种集体记忆存在于家庭、职业、政治世代、种族和区域团体、社会阶级和民族之中。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一种“凝聚性结构”, 即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的事件和回忆以某一形式保存下来, 并不断使其重现获得现实意义, 这样就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 在现实的社会层面上, 它又包含对集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 使所有成员对此文化体系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Assmann 208)。文学作品既是个人和集体记忆的载体, 又揭示记忆模式生成中权力结构的运作; 记忆研究也为历史和文学的关系这一传统问题提供新的视野 (李莉 35)。本文将以记忆研究为切入点, 对门罗的若干小说进行解读, 考察其如何在对个人记忆、日常记忆和家庭记忆的追溯中, 唤起并激活社群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和民族记忆。

### 一、记忆中的家庭模式

无论从个人或是集体层面, 记忆都具有让我们形成对自我 (身份) 的意识功能。记忆使我们生活在族群中, 而生活在其中又使我们建立共同的记忆即沟通记忆, 其主要靠情感将家庭、群体及代际联系起来。首先我们要以个人回忆或者“自传性记忆”的形式讲给我们自己听。在这种交流中, 记忆主体不断审视和反思自我 (Assmann 110)。

《男孩和女孩》(Boys and Girls, 1968) 是门罗早期的作品, 它是作家对童年时期家庭生活的记忆书写, 也诉诸了门罗对于性别和权力等社会问题的思索, 及人类对于整体文化身份探讨的集体记忆。小说开篇描绘了一个典型的门罗家庭——安大略的农户家庭。“我爸爸是养狐狸的。就是说, 他在围栏里, 养殖银狐。秋冬时分, 狐狸的皮毛是最好的, 他把它们杀了, 剥了皮, 卖给哈德逊海湾公司, 或者蒙特利尔皮毛交易商” (门罗 147)。门罗的童年记忆借助小女孩之口说出来。门罗家的老房子建于 19 世纪 20 年代, 是座砖构的大宅。房子虽然看起来雄伟但内部早已破败不堪, 这座带有哥特风格的房子夹杂着门罗丰富的想象, “上床以后, 我们依然能闻到狐狸的味道, 听到亨利的笑声, 不过, 这一切提醒着我们璀璨、温暖和安全的似乎失去了……狂风从被埋葬的土地中呼啸而起, 整夜袭击我们, 仿佛一群凶险而又不幸的老怪物在大合唱。我们害怕的是屋里, 我们睡觉的房间” (148)。记忆是对往事的建构, 并有选择地重塑童年生活。童年记忆犹如一组定格画面鲜活生动、历久弥新。早期记忆之所以有特殊地位, 在于它包含了个人对自己及其境况的最初估计, 也是他的主观观点的开端。作家本人的童年经历构成文本记忆的基础, 其个人记忆被移植到人物的童年经历和成年记忆中。如幼年的门

罗感受到父母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异,故事中的小女孩也敏锐地注意到父母的性别差异。“妈妈太累了,没有精力和我说话,没有心情谈师范学校的毕业舞会;汗水在她的脸上流淌,她心里永远在数数,指着那些瓶瓶罐罐,要倒几杯糖……而屋外的事儿,帮爸爸打下手,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153)。她觉得父亲的工作代表着权力,但母亲的家务活只是一种奴隶般的负重,没有思想,失去自我,她惧怕自己重蹈覆辙。作品中,不同的性别特征被分出高下,男性成为优等生物,女性被视为“他者”。“女孩并非我当初所想像的,不过是我的身份而已,而是我不得不变成”的一个角色。它是一个定义,总是与强调、责备以及失望联系在一起”(155)。女孩的梦想与性情慢慢改变并逐渐意识到无法摆脱的女性弱点:恐惧和脆弱。女孩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断构建自我,她希望“像男人一样工作”,却发现无法在权力关系中享受平等地位,她需要男性的支持和肯定才能构建自我。门罗用童年记忆唤醒读者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使大家重新审视社会对于性别差异的调节机制。

## 二、记忆中的威汉姆

记忆总是有形地寄托和依附于一定地域,这从作品的地域特征可窥见一斑。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征在门罗的叙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威汉姆,这个典型的安大略地区小镇,始终是门罗的灵感之源(周怡3)。她的作品大多设置在这个小镇,还夹杂她的想象构建的“门罗地域”(Munro Tract)。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地域,也被赋予精神和文化内涵。威汉姆镇上的旧人旧事成为她人生中最大的财富。门罗的创作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为她的故事扎根于生活,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11)。

作家的个性、气质与她所在地域的文化和生活环境有直接而深刻的联系。门罗出生于安大略西南部的小镇威汉姆。“威汉姆镇距离多伦多大约125英里,距离伦敦(加拿大)70英里……要到那个小镇,需要经过一个由大路和小路组成的道路系统,并且从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轻轻松松到达”(转引自周怡3)。对于童年及少女时期的作家而言,对威汉姆镇那种地理边缘性的感受转化成了一种身份困惑,而日后的教育经历及其所选择的文类——短篇小说都加深了这种困惑。相对强势的美国社会而言,加拿大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存在。她故事的主人公大多为边缘人,物质与心灵无法兼得,他们只能通过回忆故乡完成精神上的朝圣。在夹缝中寻求认同的小镇人生激活了加拿大人的集体记忆,也成就了加拿大文学中最具民族风味的经典。

《钱德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Chandeleys and Flemings*)是门罗短篇集《木星的月亮》(*The Moons of Jupiter*, 1982)的开篇故事,它由《关系》(*Connection*)和《地理的石头》(*The Stone in the Field*)两个短篇组成,是门罗记忆中加拿大性的完美体现。加拿大最早属于当地原住民,后来法国人在此建立殖民地。当加拿大进入英属北美时期以后,英裔的新教文化与法裔的天主教文化形成对峙局面。加拿大最终建立自治领地是因为原英属的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并建立美国,加拿大从建国伊始就受到美国文化的强烈冲击。相对于高度城市化、商业化、现代化和核心价值明确的美国,加拿大是由一个个小镇构成的松散的聚合体,并被定义为边缘,空间上的边缘感成为其文化身份最具代表性的关键词。从幼年起,门罗就感受到加拿大复杂的宗教文化,及在多重不调和的文化势力影响下的身份困惑,这也包括对威汉姆镇地理边缘性的感受。门罗家位于威汉姆镇的下城区而且是外围,这些记忆也成为其故事素材。《钱德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中,“我”家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而是尴尬的“居中地带”。家里的房

子是古老的砖头大宅,看起来还算体面却年久失修,“我们”既不是富人亦非穷人,这种边缘位置使母亲陷入困惑。她难以在当地获得归属感,只能从遥远的亲缘关系中找到优越感。钱德利姨妈们的存在为“我”的一家提供了一种与母国英格兰的历史联系及血统上的优越感。“母亲看不太起达格莱墟。她动不动就说起过去,说起福克磨坊镇的日子……赞美那里平整的街道,商店优良的服务……在达格莱墟自以为不错的人在福克磨坊上流家庭的眼中简直就是个笑话。但是如果福克磨坊的上流家庭遇上英格兰的某些人家,就只得自惭形秽了。我的母亲就和那些英格兰的人家有关系”(Munro 27)。而母亲与弗莱明姨妈们的关系则正好相反,她们住在穷乡僻壤,与世隔绝,她们头发散乱不带妆容。相比于钱德利姨妈们老练世故、无所畏惧的新女性形象,她们就像村姑。弗莱明姨妈们的命运代表了重农的那部分加拿大人的记忆。门罗总在平淡的叙事中加上神奇的幻想。在母亲对家族史的想象虚构中,生活不能自理、靠儿女吃饭的祖父披上了浪漫的外衣,他一派绅士模样,虽然年纪很大仍然风流倜傥,清高自负得像只“冠军鹅”。更有趣的是,随着几个姑妈叽叽喳喳地拼凑家族史,她们幻想着他的过往:牛津的学生因为赌博挥霍了家里的钱,或是把女仆的肚子搞大不得已自我流放。这些臆想甚至把家族和牛津、坎特伯雷联系起来,并最终认定家族很可能是随征服者威廉大帝来到英格兰的。这些想像充满对欧洲大都市的误读,并与加拿大小镇的刻板与保守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些生动有趣的轶事和鲜为人知的家族故事提供了现实与历史的联结点。

### 三、记忆的特殊形式

“我们不可能真正超越过去,它早已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进入我们的血液中”(Bohlke 15)。但是,过去很抽象又很遥远,我们体验到的永远都是现在。当我们尝试在故事和记忆中去直面它的时候,历史和过去才会凸显出来,并真正具有意义,否则它就是空洞的、抽象的(李莉 248)。讲故事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是把往事诉诸声音,去影响一个人、一群人和一代人。“通过分享共同的制造和阅读叙事的方式,文化群体的成员将分享思考、构建、系统化、记忆、经历的方式,也就分享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拉波特 249)。人们通过讲故事保留对故土的记忆,延续家族历史,保持并发扬民族传统。讲故事是一种互动方式,一种个体在相互关联的时间与空间中寻求文化身份的历程。门罗深谙讲故事的精髓和魅力,这源自她“讲故事”的家庭传统。小时候,门罗的母亲常和她说一些趣闻轶事。长大后,门罗在照看弟弟妹妹的时候,也会即兴编一些生动的故事。对往事的记忆和讲述帮助确立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也提供认识过去、规划未来的平台(Middleton 105)。在不断地回忆和讲述中,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生。

门罗的故事不但为她打开了通向陌生而奇异世界的窗口,也扩展了她的文化身份。门罗从记忆中提取素材进行叙事和角色的编排,但这并不意味着门罗的小说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传,虽然读者可以从中读到与她生活相似的地方,但没有一个角色是门罗自己。然而,门罗的小说中仍有一种与众不同又格外重要的真实的历史。她的作品是现实与虚构的完美结合,是对历史富有想象力的修订(Howell 107),其作品“是对虚构和现实边界的一种探索”(Bloom 21)。门罗常常把她对现实的观察和亲身经历相糅合,用她的细腻笔触和敏锐观察给读者呈现立体的生活面貌。她给人“随性而写”的感觉,故事时间上会出现断裂和中转,故事场景、地点甚至主题也会突然变化。这种断裂、时序上的跳动、大段的时间空白和叙事者不经意的讲述,使故事充满张力,扩展了想象空间,并且调动读者积极参与文本的创造。读者用自己的个人经历、阅读经验和相关记忆去填补空白,这就极大地发挥了文学的记忆潜能。在写作中门罗回顾过



去并感悟人生,表达了对现实的洞悉并对未来寄予期许。

### 结语

也许记忆无法还原历史的真实,但作家可以真实地呈现她的体验和情感。我们无法讲出真相,但我们可以真诚的叙述。门罗用她的记忆文本生动再现了加拿大小镇生活的片断,这给读者提供了想象和回忆的基础,得以建构完整的精神世界。在她的小说中,时空跳跃和省略的运用使现实、回忆和虚幻缠绕在一起。门罗在对记忆的追述中将性别问题、身份困惑和婚姻生活等敏感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她对记忆的多层次挖掘唤醒了人们的共同意识。记忆提供了进入其文本的有效途径,帮助廓清她书写的现实维度和历史维度。

###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 Assmann, Ja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Ed. Astrid Erll and Ansgar Nunning.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10. 109-208.
- Bloom, Harold. *Alice Munro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New York: Bloom's Literary Criticism, 2009.
- Bohlke, L. Brent. *Willa Cather in Person: Interviews, Speeches & Letters*.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86.
- Howell, C.A. *Alice Munro*. New York: Manchester UP, 1998.
- Li, Li. *A Study of Willa Cather's Memory Writing*. Chengdu: Sichuan UP, 2009.
- [李莉:《威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 Middleton, Peter L. and Tim Woods. *Literatures of Memory: History, Time and Space in Postwar Writ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0.
- Munro, Alice.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Trans. Zhang Xiaoy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 [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 . *The Moons of Jupi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 Nigel, Laporte. *The Key Concep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Bao Wenyan.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拉波特·奈杰尔:《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 Piao, Yu. "Memory Writing in Joseph O'Neill's *Netherland*."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2): 87-96.
- [朴玉:《多重记忆书写——论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4期,第87-96页。]
- Zhou, Yi. *Alice Munro: Her Work and Her Thought*.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2014.
- [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文欣)